

## 爱的「超重」

◎何尖尖(上海闵行)

读肖复兴的散文集《生命是一条流淌的河》，他对亲情的解读，让我明白了父母对我的爱为何总是“超重”。

这本书收录了52篇散文，内容是对亲情的一些感悟。肖复兴文笔细腻，感情丰富，他在书中提到，“我们可以埋怨父母的娇惯和期待超重，却永远不该埋怨父母对自己的情感超重。”

在《超重》一文中，作者写了两个亲情故事。

暑假结束后，一位母亲去机场送儿子外出求学。行李超重了10公斤，儿子一边埋怨母亲，一边翻看行李箱中零碎的东西，有母亲给他带的两袋洗衣粉、一袋糖、几铁盒茶叶等。孩子埋怨母亲，怪她给自己带些没用的。东西被孩子扔在一旁，散落一地，就像母亲对孩子溢出的爱，无处安放。

还有一个要去他国读书的女孩，同样气呼呼地对父亲说

自己的箱子“严重超重”，不同的是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想带的。正在不知如何取舍时，母亲果断让父亲取出几袋腊肠、几管牙膏和非季节性的衣服。

一个是母亲主动塞进去，一个是母亲挑拣着拿出来。同样是超重，却让我读出了不同的爱。

第一位母亲觉得儿子不太会照顾自己，所以尽量多带一些，希望免去孩子的生活之忧。第二位母亲觉得女儿暂且用不到的东西可以减去，轻装奔赴。很多时候，父母给的，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，但是能帮孩子作出选择和减持，也许对孩子更重要一些。

爱的天秤以父母之名倾斜，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孩子。

生命是一条流淌的河，父母千方百计除去阻碍，希望孩子们能顺心顺意地求知学习，却忽略了过多的爱会是一种超重，在帮和教之间，不如让孩子自己去经历，去磨炼。

父母卸下爱的包袱，孩子才能担起生命之重，慢慢地走，稳稳地赢。

## 插架闲谭

变换七个颜色。

灯卖五块，我兜里就揣着五块。我仅有的五块，是母亲从牙缝里给我挤出来的晚饭钱。若买了这盏灯，我就只能饿着肚子回家了。

可那盏灯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想，这样的灯，若是挂在小床上，那将是一个神奇的世界。那盏灯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的伙伴们，他们纷纷掏钱，把灯举在手上，时不时拿出来甩一下，再甩一下。看到筐子里只剩下四五盏灯时，我把捏得湿透的钱递给了老板：“我拿一个。”当我把那盏荷花灯高举在手上，我想，我是露出了如愿以偿的、迷人的微笑。

有了灯，再美的花灯也入不了我的眼睛了，我使劲地甩，看它变换各种颜色，也好像不饿了，只想着早点回家，把这神奇的玩意儿展示给父母看看，然后挂在小床上。那盏灯，果然如我想象中的一样，在夜晚，只要打开按钮，就会发出星星一样的光芒点点，浪漫极了。

那盏荷花灯，陪我走过了三年的初中住校时光，每当在黑夜里拧亮那盏灯，心头就会涌起无限的美好与幸福来。

后来知道，那种灯叫光纤灯。而我，却一直觉得荷花灯这个名字最适合它。

五颜六色的睡莲花，静静地躺在水面上，像极了一盏盏小花灯。我站在池塘边看着这些迷人的花朵，恍惚间，想起了第一次去市里，我花“高价”买的荷花灯。

◎刘希(湖南汉寿)

20多年前，我读初一，市里组织大型游园灯会，班主任说动了家长，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搭上了去城里的大巴车。我们都是出生在偏远乡镇的孩子，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出门，就如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，看啥啥稀奇。我们一路跑呀，跳呀，在造型各异的花灯间穿行。

灯展上，有招揽生意的各种小贩。有同学看中黄澄澄的条状食物，买来一吃结果是薯条，只是经过了加工，颜色要鲜亮许多，不禁暗暗后悔，这东西农村多得是呀！有同学看中了纪念品，如印有花灯的折扇、雨伞、挂件，有种灯特别漂亮，像一朵盛开的粉色荷花，中间是一束白色的针状物做的灯芯，打开按钮，便发出微亮的光。更神奇的是，拿着这个荷花灯甩一甩，那束灯芯就会变换不同的颜色，一共能

## 人生百

## 质感

◎赵中华(河南平顶山)

近几日，“质感”这个词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我想到了唇膏，想到了衣裳，想到了刚刚逝去的黄永玉和风华绝代的林青霞。如此不搭的物与人，却令我急欲用笔墨勾勒一种“质感”。

我极少化彩妆，但滋润型唇膏必不可少。前几日，我到商场买唇膏，柜员是一个年轻女孩，向我推荐了迪奥系列的唇膏：“怎么不试试哑光？”我不解，她补充道，有质感。

我从橱窗挑选了一款银色包装的哑光口红。当带有磨砂质地的豆沙色唇膏一点点旋转而出时，我恍惚看到了黑白底色中的一抹嫣红，强烈的对比中迸射着低调的奢华。对着偌大的玻璃镜面，我将其缓缓地涂在唇面，没有明晃晃的滋润度，真实的唇纹张扬了一种岁月的高贵。我知道，我已不年轻，无论多么滋润的唇膏都难以再现曾经平滑柔润的唇，但丝丝唇纹何尝不是秋霜冬雪的赐予呢？我买了这支唇膏，因其无光的“质感”。

之后，我在异地邂逅一家名为“ONE”的服装店，一套做工精良的白色西装抢了我的眼。“这款衣服是什么面料？”我问店员。“醋酸，这种面料垂坠感极强，而且有质感……”她笑答。

抚摸面料，感受指尖那锦缎般的丝滑，我的目光没再游离，选了一件同面料的墨绿色吊带，将套装穿在身上，简约、大气，这不就是我要的“质感”吗？而支撑“质感”的不再是青春的容颜，而是诗书、阅历蕴集而成的气场。

“质感”是有形的，又是无形的。

黄永玉先生的生命极具“质感”。“挖个洞，把笑埋进土里，到春天，种子发芽，长成一棵大树，像座高高的钟楼，风来了，满树都响着：哈！哈！哈！”透过文字，满头白发的黄老先生手持烟斗笑容可掬的模样闪现在我的眼前。13岁离家，15岁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经历过八年战乱，经历过卖画为生的拮据，经历了“文革”中被年轻学生用皮带头鞭打百余下的困境，但他却说：“我们是幸运的，漂泊了这么多的地方，都没有死，经过多少你们很难想象的磨难，最后活下来……”黄先生把笑当成种子埋进了土中，枝繁叶茂的大树成为他饱经磨难而顽强生存的庇佑。“我喜欢看书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。有一天我住宾馆，连一本书都没有，我就看日历。因为日历上有一些生活小百科……”关上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，大抵就是先生的“质感”吧！

黄永玉先生逝后的第二天，《作家文摘》发表了林青霞的文章《“年轻汉子”黄永玉》，她用平实的语言描述了2015年拜访黄先生的所见所闻，文中谈到了黄先生的荷花，谈到了沈从文，谈到了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文章所附的照片中，61岁的林青霞与时年90岁的黄永玉先生同框，想必当时她不是以影星身份，而是散文集《云来云往》《青霞小品》的写作者身份出现的吧！林青霞的前半生是耀眼的演艺生涯，后半生却以“半山书房”与文字书写了一种别样的生命“质感”。

每个生命都有不同的“质感”。伴随着指针的滴答声，我们的脚步始终在前行，分分秒秒不曾停歇……

## 乐天故居官衙村

◎郭明远(河南宝丰)

盛夏时节，草木葳蕤。走进古人“驱车策弩马，游戏宛与洛”所经之地——宝丰县赵庄镇官衙村，我不由得深深为之赞叹。

官衙村古寨遗址北面是古韵悠长的汝河，南面是乐天故居遗址；乐天故居西南方的田野里是塔里赤墓碑，墓碑南约500米是东西走向的石河（又称“养水”等）；石河水在塔里赤墓碑南打开了一个水口，折北流入唐代人工开凿的乐天渠。之后，乐天渠在塔里赤墓碑东北方分两股，一股折向东，一股拐向西，时而如银练飘舞在葱绿的田畴间，时而如襟带环绕于古寨旁，滋养着这里的生生不息。

“小时候，我常沿着寨墙上的小路上学，在寨壕里摘豆角，在乐天渠注入寨壕处，看水打轧花车轧花、弹花车弹花，水打磨面机磨面，可美了！”73岁的村民李根须说，听老人说，古寨南北长600多米，东西宽280多米，四面皆有炮楼，东南、西北角各有一寨门；寨门用槐木打造，外裹铁皮，上压五条铁板，用大圆门钉加固；寨门上方的三间城门楼，飞檐斗拱，四角高翘，前有四根明柱；城墙外的寨壕宽约12米，深四五米；吊桥用两根大方木梁作撑托，桥面横板是约6厘米厚的槐木板，用大铁钉固定在两根大方木梁上；吊桥外端两头有两根大铁链子，一头连着大方木梁，一头连着寨门楼上的绞车……

悠悠岁月中，官衙村古寨在晨曦微露时打开寨门、放下吊桥，在日暮降临时拉起吊桥、关闭寨门，迎来送往了一茬茬过客……

当历史车轮驶入唐朝，白居易从洛阳赴江浙一带上任，路过此处，见山川秀美，服膺于心。公元836年，白居易卸任苏州刺史，被朝廷任命同州刺史，白居易称病未去上任，欲回洛阳安度晚年，但其侍从生死相随。他便偕侍从前来该村，在与村南仅有一壕沟之隔的三堆山之阳建宅，并置田产、建外宅，出资发动群众入居所和寨壕，灌溉农田。公元840年，白居易变卖宅第回洛阳香山。此后，这里的村民把村南的乐天故居称为“南寨顶”，把这个村叫作“乐天寨”。

当历史车轮驶入元朝，辅国上将军临汝郡公塔里赤（公元1243—公元1306）任理事官视察兵营时，途经乐天寨，见该村山环水抱，南有古韵悠悠的乐天故居，便居住在此，并把理事衙门建在这里。塔里赤去世后，其子万奴遵遗嘱将其遗体从福建运至此地，葬于官衙村西南1千米处，三堆山左之阳。公元1323年，万奴为父立碑。这通墓碑为龙额龟座，高4.42米，宽1米，厚0.3米，额题阴文篆书“大元临汝郡公神道碑铭”；碑文用28行1262字的阴文楷书，详细记载了塔里赤的生平、功绩等。此后，该村由“乐天寨”更名为“官家衙门”“官家衙”“官衙”“官衙村”。1963年，塔里赤墓碑入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岁月漫长，山河依旧，白居易、塔里赤已驾鹤西去，渐行渐远；乐天故居、官衙村古寨穿越风雨，旧貌近无；那通塔里赤墓碑仍矗立在这方土地上，讲述着官衙村村名的由来。

